

躲墓坑只為活下去

盼珍惜和平 不再有戰爭



彭中十六歲時投身軍旅，在五十軍第三團三營擔任營長傳令兵，沒多久抗日戰爭爆發。他參與了民國二十六年底的南京保衛戰，日軍攻陷南京，當時營長戰死，士兵潰散；日軍實施有組織、有計畫的大規模屠殺、強姦、縱火、搶劫等戰爭罪行。他親眼目睹日軍的暴行，城內水溝都是血水，足足有一個拳頭（約十公分）厚，回想起來就是個鬼城，為了活命，他把自己弄成跛腳模樣逃出去。當時只要能保命，錢財什麼都不要了，彭中回憶，黃金、大洋、貴重手飾，地上隨處可見，但沒人敢撿。

因為日軍追殺逃難民眾，他躲在郊外墓坑裡，用其他屍體覆蓋在坑上，躲了兩天，才敢繼續往南逃。走了十多天到湖南省，被九十九軍八十四團收留整編，在興化恰巧遇到國軍圍剿一百多名日軍，算是一吐南京失陷怨氣。

抗戰勝利之後，和平如曇花一現，戰爭再起。三十七年底國、共展開關鍵的徐蚌會戰，彭中是我方參戰官兵，頭上有道砲彈凹痕，就是當時留下，他心有餘悸地說：「只要再射偏一點，我就沒命了！」那時國軍被共軍團團圍住，彈藥、軍糧沒了，只能靠零星空投補給，餓死的人遠比戰死的多。

為了搶空投物資，也有少數我軍官兵互相爭奪，只為了能活下去。

後來有幸逃出，彭中跟著部隊到上海碼頭，準備往南撤退，此時共軍趕到，拿著機槍就掃射，也不管人群裡夾雜民眾、婦女及小孩，他及時坐上船，離開時望向碼頭，只見成堆的屍體。

後來在香港換乘運輸艦到臺灣，沒想到有兩名共軍攜帶炸藥藏在人群中，同機把船炸沉，後來因行為詭異被舉發，兩名共軍當場被槍斃。

艦上三部引擎只剩一部可用，所以航速相當緩慢，外加眾人上船前已幾天沒進食，七天航程期間餓或病死死者甚多，為避免屍臭及傳染病，船長只能下令投屍海中。

部隊最後抵達高雄重新整編，彭中被派往豐原、東勢一帶的山防部隊，四十八年退伍。多次死裡逃生的彭中將滿百歲，身體相當硬朗，最大希望就是人們珍惜和平，不要再有戰爭。

（受訪者）彭中，民國九年生。（彰化縣榮服處副處長游文勇訪談、整理）

↑經歷生死交關的彭中年近百歲，身體仍相當硬朗。（圖／彰化縣榮服處）



那一段燒煤球的日子

記憶中，眷村一角有個專門生產煤球的「煤球場」，我們偶爾會跑去看看師傅做煤球；說是煤球，其實不是真的球，而是用黏土加水混合碎煤塊，壓製成的圓柱體，曬乾後做成，所以做煤球也是看天吃飯的行業，下雨天就得停產。

煤球大的像一加侖油漆桶一般，小的則約是一半大小，煤球上有十幾個燃燒孔，以利空氣流通。碎煤與黏土的比例也會影響火力大小，調配比例全憑師傅的經驗，煤塊多火力強，但黏著力不夠，搬的時候容易破，黏土多了火力又不夠，燒了還會冒煙。

當有人叫煤球時，師傅會騎著三輪車，將煤球直送到府，我都會跟在後面幫忙。

搬，放在屋簷下的煤球，堆好以後要用塑膠布蓋好，否則碰到下雨，煤球沖下來滿地煤泥，那可真是一場災難。

燒煤球得用專用的煤球爐，但煤球並不容易點燃，引燃可是大功夫，要先用木材在爐底起火，火起後用特製的煤球夾，將煤球夾入爐內，在火上烤好長一會兒，煤球才會點燃。

為了省去點火的麻煩，媽媽們都是「續」煤球，上一個煤球快燒光前，在上方再「續」一個新煤球，讓爐火生生不息，不用爐子時，就將爐下方通氣孔關上，媽媽們甚至會在爐眼上面再擺一塊餅乾盒，上蓋鐵板罩著，煤球在這種環境下燒得很慢，幾乎可用「不生不滅」形容，待要用火時，再打開風口，並取下上方鐵板即可。

夾煤球也需要技巧，力量太大會把煤球夾碎，力量不夠，夾到一半撐不住，跌在地上一樣會碎個粉碎；我剛開始學燒煤球，個個比爐體高不了多少，都會墊個小板凳，小心翼翼的夾，直到煤球安穩的放入爐中，才敢喘一口大氣。

用煤球爐煮飯，火候很難控制，偶爾需要掀開鍋蓋看看狀況如何，還要用筷子在飯上戳一些洞透氣。可是，看的次數多了，容易煮成夾生米飯的飯，不管它嘛，飯又會焦，不僅耽誤用餐時間，刷鍋子也是一件麻煩事。最好的狀況就是，飯既不生也不焦，還在鍋底結了一層有點焦又不會太焦的鍋巴，這也是我們當時唯一的零食。但是，要把飯煮到這剛剛好的完美程度，也實在大考驗技術了。

在那個年代，用煤球燒熱水洗澡是很奢侈的，我們住在（〇五兵工廠）的眷舍，那時兵工廠體恤大家生活清苦，在村子裡建有限時免費供水的熱水房，燒水的燃料是煤，碎煤則送到煤球場做煤球，每天供水時候一到，提熱水就成了大人小孩的體育活動，十幾個出水口前，各式各樣裝水容器大排長龍。有時怕提回來的熱水涼了，就用水壺盛水攪在已罩著爐眼的鐵板上保溫。

過年前，父親就會多訂一些煤球，因為過年菜需求量大，而且過年煤球場也休息，如果菜做到一半煤球用完了，那可真是無解，向隔壁借顆煤球應急，也得看看人家準備得夠不夠。

燒過後的煤球渣也有大用，那時候村子裡外很少有柏油路，能夠有一條碎石路就算很豪華了，而在坑坑洞洞的土路上，窪處到處都填上了煤球灰，尤其下雨後各家的爸爸們就拿著鏟子出來補路，哪兒有水坑就往哪兒填，橙色與土黃色相間的煤灰點綴路面，也是很多人對村後小路的印象。

後來，大家有了划火柴點燃的煤氣爐，家裡用火就簡單多了，現在，水、電、瓦斯樣樣不缺，生活非常方便，但人的慾望卻愈來愈多，好像怎麼樣都無法滿足，反倒不像從前那麼安於現況，或許這就是社會進步的通病吧。那段燒煤球的歲月，簡單又幸福，至今仍讓我懷念不已。

（作者速寫）梁志宏，國防部軍備局規格鑑測中心上校副主任退伍。

《榮光雙周刊》牽起 30 年情誼

喜續前緣 永遠的侯中校



因緣，就是這麼的奇妙，每兩周寄來的《榮光雙周刊》，不特別期盼，也總不略過，總會翻翻看看，隱約中在尋找什麼。

（圖／侯人俊）

一〇八年一月十三日的周刊六版，一個熟悉的名字映入眼簾，「侯人俊，是我認識的那位參謀長官嗎？」看二下照片，雖然比我認識的侯中校要年輕好多，但還是認得出來，就是他。驚喜，太驚喜了！一位三千多年未曾謀面的前輩，居然又出現在我的眼前，算起來，他有九十高齡了，還能提筆投稿，想來身心健康；不耽誤，一定要馬上找到聯絡方式，去看看他。

認識侯中校是在民國七十二年，我從四級醫院臨床護理長，調到陸軍總醫院任職上尉軍醫參謀官。第一位在署中見到的就是侯中校，當時他任職署長參謀，親切的招呼我，等待面見署長。

之後在那裡將近四年的時光，經常接受他的指導與關照，他總是那麼和顏悅色、溫文儒雅，從沒見過他發脾氣或是批評過誰。侯中校寫得一手好毛筆字，文采更不用說，因此歷屆署長都非常仰仗他，婚喪喜慶、逢年過節，總看到個頭頭不小的侯中校，埋首於紅紙白聯之前振筆疾書。

要找侯中校，我第一個想到的，是當時同一間辦公室的學姐胡錦圓，她在軍醫署待得比我久，可能會有他的消息；果然，地址電話都有，只是侯老聽覺有點吃力，沒有更多詳情可告知。我當下決定，要盡快去看看他，學姐也願同往。我先打電話，用了洪荒之力，讓侯老知道我是誰，明天要去看他，請他不要出門。

↑因為《榮光雙周刊》一篇文章，重新牽起龍佩雯（右）、胡錦圓（左）與侯人俊（中）的情誼。（圖／龍佩雯）

據說寫書法的人身體很健康，除了有點慢性疾病及聽力稍差外（其實我們還是溝通無礙），和三十年前相比，沒有太大的變化。中午他帶我們去街上小吃店，無論是從住處下樓，或是途經十幾階的坡地，他腳步輕盈，幾十個箱子。

侯人俊（右）於民國42年與同袍合影。（圖／侯人俊）

找到侯老家有點曲折，因為學姐留的地址有小小錯誤，我們在遍尋不著巷弄之時，只好再打電話，侯老聽是我，就說：「妳到了？我下來。」隨即掛了電話，我還來不及說明我們沒找到，正苦惱不知如何是好之時，只見一個身影從巷口出來，看著侯老的輕快腳步，心想：「啊，這哪像是九十歲的人？」他還在年輕時買的公寓裡，失智的老伴在他照顧了二十年後，已於一年前離開，如今和二女兒同住，其他子女也住的不遠。雅室內，塵不染，到處是書和他的字，作品捲起放在箱子裡，總共有好幾十個箱子。

侯老知道我要來，連夜寫了幅對聯，又送我一本他的散文集，親筆落了款，我這輩子第一次有此墨寶，真是喜出望外。三十年不算短的時間，感謝《榮光雙周刊》的牽引，短暫的相逢之後，我知道這不會是最後一次。在祝福侯老繼續揮灑、沉浸在浩瀚筆墨中的同時，也祝福你、我都能再續更多的前緣。

（作者速寫）龍佩雯，四川成都人，聯勤中校軍醫參謀官退休。

榮民園地徵文

《榮光雙周刊》六版「榮民園地」，新增專欄：「老兵懷住：實際參戰經驗或重溫軍旅歲月。本期徵求：民國三十二年「仁安羌戰役」回憶。」

二、竹籬歲月：眷村裡的動人故事。

三、再創高峰：分享退役後就業、就學的歷程，助後進共創人生高峰。

四、旅遊見聞：寫景、寫見聞、寫心情的精采遊記。

文長請勿超過一千字，照片須附說明，並請註明作者姓名、簡歷、電話及通訊地址，email至 glory@cee.com.tw，或郵寄至臺北市龍牌大道二二三號五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。請勿一稿多投，來稿恕不退件，本刊保有刪修權，如經採用，稿酬從優，歡迎榮民（眷）踴躍投稿。

獲採用作品，將同時刊登於《榮光雙周刊》及電子報，或納編於輔導會專書，或授權轉載。洽詢專線：（〇二）二二三三八〇八二。